

目 錄

智捉夢中蔣匪	張華(1)
英勇頑強的魯樓阻擊戰	前鋒分社(3)
屹立在郭樓陣地上	子兵(5)
閭閻爭奪戰	戰地支社(8)
炸毀敵坦克	前鋒支社(10)
挖進敵人的心臟	森村(12)
政治攻勢下的蔣匪軍	前鋒分社(14)
聽了「夜課」之後	馬駿驊・崔左夫(16)
生驢	馬駿驊(18)
兩個政治攻勢的故事	白艾(20)
王白樓受降記	前鋒支社(23)
戰地新年	前鋒分社(25)
一九四九年的第一砲	閻吾(27)

魯權河岸的一支神兵	魯若 (29)
打進陳官莊	魯若 (3)
英勇奮戰李廣樓	森材 (33)
兩人活捉二百多	國光中 (35)
鐵騎追坦克	小黃・楊玲 (37)
王寨戰鬥中的劉林森	張麟 (10)
英雄第一排	白艾 (43)
鋼鐵戰士——楊金堂	張麟 (47)
單臂爆破手王守保	王凱鳳 (51)
開路先鋒孫景成	戰旗支社 (53)
四勇士	張華 (55)
孤胆英雄白春雲	金雨困 (57)
鐵漢黃忠	魯若 (59)
挺身而出	金雨困 (62)
高永泰火綫光榮入黨	張林 (64)
新解放戰士朱志偉	謝丁 (67)

智捉夢中蔣匪

五二

從徐州西逃的國民黨軍邱、李、孫三個兵團在雪楓（永城）東北各入解放軍包圍後，十二月六日晚上，孫元良兵團企圖向西南突圍，前頭一部份才離開陣地就陷入了我軍預先佈置好的火力網裏，在一陣猛烈的轟擊之後大部被殲，後面一部敵軍看到前面情況不好，就在劉莊邊上一片湖地裏停了下來。

槍聲漸漸稀落了，周圍沉寂起來，夜又黑又冷，飢餓和疲勞襲擊着這一大羣徘徊在劉莊湖地上等候命令的敵軍，不一會，他們不約而同的裹着大衣，蓋着毯子，都倒在湖地裏睡着了。十點鐘，守在陳雙樓陣地的我軍八縱五大隊二營四連張連長命令二排長宋士孝帶六班到小劉莊去換放警戒的八班回來休息，半路上他們捉住了十三個敵人，從俘虜口中發覺了上面這個情況，張連長便一面報告營指揮所，同時佈置好火力掩護，要宋排長帶六班先掉進去摸。六班走到湖地裡，好像摸魚似的，每人搖着一個用大衣裹着頭隨着的人喊道：「快起來集合了，光剩下你們倆二夥了，快跟我走！」於是三十幾個敵人聞聲爬了起來，迷迷糊糊的跟着過來了。正往回走着，忽地從一堆黑鴉鴉的人堆邊上站起來一個又高又大的個子，看樣子像是一個軍官，他粗聲粗氣的罵着說：「誰叫走呀，現在還沒聯絡上，情況不明……」話猶未了，叫宋排長一槍就打了個腦

心。俘虜變回來，張連長叫五班六班都去，當他們再揮入敵軍時，有一部份敵人被人聲吵醒了，有一個半醒不醒的問：「師部走了嗎？」六班長謝家安立即接上喊道：「師部早走啦，光剩下你們啦！」五班、六班的戰士們也就喊叫起來：「師部朝東南走啦，快起來走呀！」於是這一堆敵人就像臭虫般的紛紛爬了起來，三百多人由五班領頭，六班在後掩護，走向陳雙樓我軍陣地。其餘的仍然在湖地裏沉睡未醒。當第三次回到敵軍裏的時候，二排全排都來了，用滿天雷的爆炸聲接了進去，推推這個，推推那個，喊道：「起來呀，出發啦！」「起來呀！」疲勞的敵人鼻子裏哼着，仍然一動不動，五班戰士小許抓過來敵人一支卡賓槍，那敵人咕嚕着：「開什麼玩笑，這是我餵的。」說着一轉身又睡着了，小許便大聲喊了起來：「解放軍快來啦！起來趕快走！」這一喊才把這羣睡着的敵人驚醒了，一個敵人驚慌的問四班長王化安：「解放軍在那個方向？」王化安狠狠的罵道：「他媽的！我來聯絡你們要悶了，還不趕快跟我走！」耳聾眼瞎的敵人一聽這話慌了，便這個推醒那個，那個推醒這個喊道：「快走呀，解放軍就要來了！」「師部早走啦！」紛紛爬了起來，二排同志便喊：「快帶到陳雙樓後面集合！」於是這羣敵人就這樣昏昏沉沉地一批批跟着二排的戰士走到了張連長已四面佈置好火力的場子上。人到齊後，張連長大聲說道：「我們是解放軍，放下武器保證你們生命安全，要不然周圍已佈置好火力……」這一下才把這一千多敵人驚醒了，這時天已黎明，敵人在晨光裏模糊的發覺指揮隊伍的果然是解放軍，揮着手彈夾着槍在四圍用槍口對着他們，於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便紛紛把武器丟在場上。一個敵人軍官嘆了口氣說：「咱們真是飯桶哪，做了俘虜還不知道！」在微弱的晨光裏，四連戰士們押着這一千多俘虜齊洋洋地送往後方。

英勇頑強的魯樓阻擊戰

前鋒分社

十二月五日夜間，被包圍在雪風城（永城）東北的敵人三個兵團中的邱清泉部七十軍一三九師分路來犯魯樓（在雪龍里兩）陣地，一夜激戰，我十縱某團擊潰敵三次衝鋒。六日拂曉，敵一排兵力偷襲至莊東溝某，還我「蘭封連」六、九兩班與另一個連夾擊，匪遺屍連亘。午後二時，敵復以五輛坦克拖護來犯，奔襲西南陣地被敵突破，被我「蘭封連」三排阻擊於北門以西。當敵一輛坦克繞至我交通溝上時，六連副共產黨員薛登平響應副團指導員的號召，穿過三十米寬的開闊地，用手榴彈炸坦克履帶，敵坦克即損壞逃走；幾十分鐘追擊，斷送屍遍地，敵逃河面。八日上午九時許，敵復以兩師兵力，及廿餘輛坦克和數架飛機掩護，在罪首杜承明、邱清泉親自指揮下，又企圖從雪龍里地上突圍，並向其部隊提出：「拿下魯樓就能到南京！」敵先以一個團兵力在數架飛機和十二輛輕重坦克及各種砲火配合掩護下，首與我某團接觸。由於我砲火準確射擊，一次次擊潰企圖突圍之敵，並擊傷敵坦克四輛。我西北角六連陣地一度被突破，五七兩連便在一條交通溝內，與敵相距十餘米，展開手榴彈戰，堅持半天之久，敵雖在「督戰隊」監視下，亦不得前進一步。上午十一時，敵另一個團一、二營由某團統一指揮，向敵展開反擊。一營營長，一等戰鬥英雄趙明奎率命後，即向全營發表：「魯樓是我們共同的陣地，決不讓匪軍遁走！」

「馬！」一連長朱賈林即率部迅速的突進與軍背後。

一連三排謝排副率四、六班，迎擊匪五福坦克，謝排副戰前曾要求入黨，爲了證明他爲人民服務高度自我犧牲的決心，和對人民解放的事業無限忠誠，拿起一把手榴彈，決捨身毀敵坦克，剛至途中就壯烈犧牲了！一連支部即時報告營、團委，團委即於戰場上追認其爲中共黨員。戰士們心中都燃起了爲謝排副復仇的烈火，益加奮勇殺敵。經與敵反覆五次衝鋒，將敵一個團全部打垮。下午二時，二營全部投入戰鬥，配合某團又將敵二次反撲的一個團殺傷其兩個營。一營三連二排副邱文學，率十五人與數倍於己之敵反覆拉鋸作戰三次，最後一次與敵進行肉搏爭奪，子彈沒有了，他即穿過火網找到八連一個排聯系，得到了子彈即與八連並肩殺敵。戰至黃昏，我另部配合作戰的砲兵，發揮神威，砲砲落入敵坦克群及步兵羣中，敵全線混亂，我軍全線反擊，迫使敵不得不以坦克掩護其僅剩的一個營狼狽潰退，當又遭我一陣殺傷，敵進攻的兩個團，只還能整理一個連制營。戰鬥至晚九時勝利結束。幾天來，敵人在奪權我軍陣地前被斃殺數千人，敵人打算從奪權我國的夢想終於被粉碎了。

屹立在郭樓陣地上

子兵

十二月十三號十二時半，郭樓（在魯樓西）的守備戰英勇的展開了！妄想向南突圍的敵人，在飛機、坦克掩護下的匪軍主力——七十軍九十六師，我二縱十七團四連三排首先與敵接觸，而這裏也一直是敵人的主攻方向，在打垮敵人的四次衝鋒中，八班（爆破班）表現了無比的頑強！他們沒有槍，只依靠着小包炸藥和手榴彈，也更依靠着自己在戰鬥中的勇猛和使用這些武器的熟練技術。

敵人在西北攻不動，接着又轉向東北方向的五連攻擊，五連一排在庫地前邊壕溝的上下做了兩層工事，下面的一層被爬過鹿柴的敵人坦克壓垮了，同志們跳到交通溝裏，配合着上面工事裏的手榴彈又繼續跟敵人坦克搏鬥，機槍連二班的槍打壞了，就拾起手榴彈打，直到只剩一個手榴彈時，也仍堅持在陣地上，在戰鬥中「完成任務，堅持到底。」已成爲全體同志的唯一信念；因之，重傷不哭，輕傷不下火線的頑強精神，也貫徹在幹部戰士的實際行動中。通訊員沈永成負了重傷，回來睡在地上艱難的向教導員報告：「我完成任務了！」五連長許耕田，戰鬥一開始就負了重傷，一直堅持指揮到晚上，警衛連政指鄭文友負傷後，團副劉次叫他下來，但他堅持不下戰場。戰士們於負傷後，都堅持到他不能再堅持時才向營連首長請求離開火線。在這人人奮戰的竟日搏鬥，

中，敵二八八團得到的是傷亡三百餘的悲慘下場。

十四號十一時半，敵人把二八八團調來，在七連陣地幫助威下又組織了新的進攻；但也如同第一天一樣，慘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守在遠東北陣地上的七連一排，在烟火中向敵猛烈射擊，一班長郭仲華當敵人砲打得最緊時，就把機槍放進工事，自己在工事外觀戰，敵人一接近，馬上提出槍就打，他的極速時的殺傷了敵人，又不發生危險。在兄弟嚴密砲火的密切協同下，敵人第一次的衝擊被打退了。

伴隨着緊緻性的有力的鼓動工作，同志們戰鬥得更勇敢，更活躍了。在敵人的二次攻擊中，西班牙王有才的機槍打得又沉着又有效，當坦克一轉頭時，他的機槍就對準坦克在坦克後面的敵人步兵，作猛烈射擊，大家眼着兩個排的敵人被打得只回去三個，十二團二連長與劉雲而又認真地向七連長說：「這個坦克打得真好呀！請你記住，下去一定要給他立個大功！」敵人的砲火越發緊，九連關於崑山越發緊張的事因在交通溝上做鼓動工作，當十二團的同志來增強守備時，他馬上向大家說：「同志們！我們的老大哥來了，我們一定有把握將敵人打下去！」十二團二連副連長帶一個班在陣地上不斷向七連聯繫，互相表示決心：「你們能守住，我們也保證沒有問題！」三司就自李樹山積極參加通訊工作，當他送信到九連時，便將七連打退敵人的情形告訴九連，並以鼓動的口吻反問：「不知你們怎麼樣了？」九連長在他的激勵下拍着大腿說：「我們也保證沒有問題！」在戰鬥緊張的時刻，連排幹部均不斷向營團表示：「首長放心罷！我們一定能守住。」五營長望着激烈砲火來到七連陣地，戰士們馬上拉着他說：「營長，你回去罷！這裏沒有問題！」「你們好好打！我們上級決調六個砲兵連全力支援你們！」指揮所傳來了十幾同志的友誼保證，

看着敵人在我們的砲火下的狼狽樣子，同志們更興奮更勇敢了，小組長玄胆莊把兩個組員安排
在防空洞內，自己在外觀察情況，一有機會，喊聲：「——」他倆就出來打手榴彈，衛生員
沈靜像梭子樣來回在陣地上包紮，一有空就拿起手榴彈打敵人，在不斷傷亡情況下，一排共換過
六次指揮員，但情緒毫無影響，組織毫不紊亂。

在太陽接近地平線時，敵人三次有組織的衝鋒和一次偷襲都被打退了，十七團的戰士們山巒
般的屹立在郭樓陣地上。

閭閻爭奪戰

戰地支社

十二月四日上午，我四縱二十九團二營攻佔閭閻後，下午三時左右，匪李彌兵團八軍一二四團集中全力，在七輛坦克、四架飛機的掩護下，開始掙扎性的反撲。敵坦克先頭數輛，用砲火燃清草堆、房屋，敵步兵即作集團衝鋒。二營政治教導員楊士曙告訴大家：「坦克不問他，集中火力打步兵。」副營長陳憲如，拉起機槍猛掃。經過激烈的戰鬥，將敵人兩次反撲全部擊潰。

敵人又開始了第三次反撲，二營的彈藥都打光了。全村的大火愈燃愈烈。楊政指提出：「有二營在，就有閭閻在。」大家即與敵人拚手榴彈。機槍連重機手待敵人進至五十米達內，用其最後一條子彈突然射擊。各連機槍手多端起機槍立射。六連政指孫忠華和五班長棉衣着了火，他們往地上一滾，爬起來繼續和敵人拚。匪軍雖一部佔領我西南兩邊房子，但其大部仍臥在場土草堆，不敢前進。英勇戰士們有的打光了彈藥，則紛紛拾起敵人遺下的榴彈，與負傷同志身上的彈藥與敵繼續戰鬥，士氣越來越高，信心越來越強，終於第三次把敵人擊退。

敵人三次反撲潰敗以後，又作最後一次掙扎。這時，真是千鈞一髮。陳副營長向六連同志發出緊急號召：「後面部隊馬上來了，我們再堅持十五分鐘，有沒有信心？」英勇的戰士們斬釘截鐵的齊聲響亮回答：「有！」戰士王邱生帶着三四個人堅持在屋角射擊敵人，陳副營長見了立即

鼓勵：「你胆大，你就在這裏指揮！」他更加英勇了。子彈榴彈打完了，敵人衝到面前，他鼓着
一口氣，端起空槍對準敵人說：「你來！」胆小的敵人竟不敢前進一步。敵人從三面逼來，情況
萬分緊急，大家上好刺刀準備肉搏。剛好此時友鄰某縱的兩個兄弟連隊——一連副連長帶一個班
，五連長帶五個班，突然從閭閣的兩面沖出來配合作戰，並願受二營指揮。二營同志歡欣若狂，
齊聲高呼，情同手足的革命友愛精神，激發了大家更高的勇敢。四連的新戰士周慶照在槍眼裏看
到這情形跳起來大聲喊道：「咱們的隊伍來了，大家衝上去啊！」激烈的反擊戰開始了，莊外塵
土飛揚，敵一個團和坦克部隊都狼狽潰退，閭閣西南開闊地上，鋪滿了敵人的屍體；友鄰縱隊並
乘勝一舉攻克劉樓（閭閣西南二里）。戰鬥結束後，二營教導員立即在電話裏報告上級：「請
轉告×縱首長，他們某團一連和五連協同我們堅守閭閣，英勇出擊，特替他們報功。」

炸毀敵坦克

前鋒支社

十二月七日夜，我軍一縱隊四大二營開進了劉莊、呂莊，剛修完工事，東方發白了，東邊公路上駛來了敵人四輛坦克，副營長王奎新馬上命令準備爆炸。

天已大亮，敵人坦克迫近了六連陣地，馬達聲把地面都震動了。這時三班的李連保第一個跳出土工事，扛起一包二十斤重的炸藥衝了上去，坦克正向西南轉彎，李連保從後面趕到，觀察了一下，便把炸藥放在砲塔的後坡上，迅速向後跑了幾步，一聲巨響，坦克上面的鋼板給炸開了。這時後面的一輛坦克向李連保打了一砲，把李連保的帽子炸飛了，可是他毫不畏懼，沉著的回到原來的工事裏。

敵人四輛坦克駛進了四連的陣地，副政教萬中原拿了一包炸藥交給「馬思進」班的班長李祖訓叫他上去炸，李祖訓勇敢的扛起炸藥問：「炸那裡好？」副政教說：「炸他屁股吧！」他就跳下工事跑上去，迎頭碰上了一排長楊德喜，他說：「我去！」李祖訓不答應，楊排長便派王興其、楊立、武馬等一個組掩護他，李祖訓趕上去把一包炸藥放在坦克的履帶上，可是坦克向前開動了一公尺，沒有炸到，坦克發現了後面有人，又向後一個猛退，李祖訓敏捷的躍到一旁，王興其就接上去把一包炸藥塞到坦克肚皮裏，可惜沒炸響，終於給他跑掉了。

楊德真決心大顯身手，他想：「我不毀了他，他便要毀了我，這時共產黨員應該站起來！」他急忙裝好導火索追上坦克，跟在後面連追了三、四個圈子，恰巧坦克停下來向三營方面打砲，他便把炸彈裝在一輛坦克砲塔後面的鋼板上，立刻「轟」的一聲，煙火瀾漫，那輛坦克停下了，跳出了二個敵人，楊德真趕上抓住，可是後面還有一個坦克手，又把迴身着火的坦克搖晃着退走了。

坦克再不敢在四連陣地面前逗留，又掉頭退到六連陣地上來。

六連同志等待得好久了，一排代理排長詹世堂跳了出來，這時坦克隊形改變了，詹世堂上去時三面火力射過來，但他毫不懼怯，先把拉火管拉開，穩健的向一輛坦克頂上擲去，爆炸聲過後，四噸半重的一輛中型坦克馬上焚燬在煙火中。

還有三輛坦克狠命的向回逃走，戰士姜光榮追上去，急急擲出一小包炸藥，正好飛進一輛坦克的瞭望孔裡去，坦克上又升起一股濃煙，顯現着開到半路就停下不動了。

挖進敵人的心臟

蘇材

一月五日，受命攻擊杜匪外層堅固設防據點李明莊的解放軍二縱某團，決定在此西北和正北選擇突破口；這就需要在四里的開闊地上，進行二千米艱苦的近迫作業。團政委像工程師一樣，再三的計算着各營、連分組的近迫作業距離和戰鬥任務，每一地段，每一動作，需要多少人力和時間，都計算得清清楚楚。

七連連長柳發坤和在淮海戰役中榮立集體二等戰功的九連連長李明，一直把部隊帶到離敵人三十米的地方警戒。在爬回的路上，用石灰小白旗註明挖掘的標誌，十數支大小箭頭，縱橫的指向李明莊的匪巢。

担任近迫作業的部隊，各級幹部帶頭，一個跟一個挾着槍和工具向早已摸熟的地形爬進、跑着、臉仰着，在寒風和嚴霜侵襲下開始與冰凍如石的地面作鬥爭。雖然作業的人是那樣的多，但卻聽不到聲音，有的只是洋鎬、洋鐵刺刺的挖掘聲，輕輕的呼吸聲。西、南、東各據點蔣匪的炮火在頭上飛來飛去，敵人還不時的驚叫：「捉活的，打呀！」但誰也不去理睬他們，這時解放軍的指戰員，只有一個共同的念頭：「明天看吧！」

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越挖越近了。李明莊的守敵打砲，打照明彈，燃燒彈，以至反擊

，企圖驅逐解放軍的土工作業部隊，但都被解放軍的警戒部隊打退。敵兩個班向九連反擊，被解放軍的機槍射手武繼祖的機槍打回去，留下幾個傷俘在地上亂滾，有的敵人就直接挺挺的睡在那裏再也不起來了。在最後擔任最艱苦作業和警戒的七連九班，傷亡雖較大，仍堅守住自己的崗位。幹部們一面親自挖掘，一面指揮作業的進行。團長、副團長、政治處主任來往於交通溝內，營長林華春負了傷，始終忍痛堅持作業和指揮。七連三排長楊近和勝子掛彩，仍堅持不下火線。六日拂曉，同志們的頭上覆上一層霜，仰着或側着臉挖的人，臉上都像長了短短的白毛，鬍子長的則結了冰球，渾身是泥土和霜雪。這血汗築成的近兩千米的交通溝終於大功告成了。六日下午戰士們就躲在挖進敵人心臟的交通壕裏進行攻擊，只經過一點多鐘的戰鬥，和很少的傷亡，便迅速的殲滅了李明莊的敵人。

政治攻勢下的將匪軍

前鋒分隊

連日來解放軍指戰員在圍殲圈內敵軍工事周圍，散發了各式傳單，到處豎着巨幅標語、宣傳牌和旗子，上寫「死守突圍都是死路，投降是生路！」在陣地前沿綽上路標，指明投降方法，和路的黑夜，向敵人演奏着「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喊着：「你們都是被抓的窮人，受冷餓餓爲的什麼？快過來吧！」每當演奏時，敵軍陣地上便鴉雀無聲，三天中即有一百九十三人前來投誠。投誠士兵李德勝說：我們越聽越難過，好幾回都哭了。某部解放軍在陣地上裝置了電力播音機，向敵軍報告解放軍的勝利消息，勸告他們投降，聲音直達數里以外。匪首邱清泉慌忙將該處守敵調走，換了他認爲親信的「敢死隊」，但結果所謂「敢死隊」也有二十幾人投降了解放軍。解放軍每逢吃飯時，便拿着碗叮叮噹噹的敲着，對着幾十里遠處的敵人陣地喊話：「喂！喂！喂！吃飯了！過來吧，解放軍給你們飯吃。」結果有許多餓餓的敵軍投誠過來。解放軍普遍把飯頭和宣傳品一起送給敵軍士兵，敵七十軍九十六師二八六團八連班長張付和把饅頭和宣傳品塞給他的排長歐光發，歐一邊吃着，一邊就帶領兩個班投降了解放軍；二連傳令兵金傑益把槍一擡，對同伴說：「我到解放軍那裏找飯吃去。」即跑來投誠。每到天黑以後，解放軍圍圈向敵人喊話

「國民黨軍兄弟們！你們冷嗎？你們餓嗎？你們受凍挨餓的什麼呀？過來吧！」戰士把槍口朝敵軍「上夜隊」，敵軍大都靜聽，有時解放軍喊：「你們繼續的朝天打一槍。」敵人暴跳朝天打了一槍。敵五軍二百師五九九團七連士兵張德福打了三發「夜隊」，第三晚上便打死班長投降過來，他說：「每晚聽到你們喊話，我便想起了父親被蔣匪活埋，自己被抓去的仇恨，我哭了一場，便決心過來了。」